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八、追逃鹿 喜得綠萼衣 冒嚴寒 陷身冰雪窟

原來三賊也是該死。打到天明將近，野兒早已饑疲交加，手法散漫，三賊此時殺他本非難事。只為心腸狠毒，又見野兒力大棍重，內中一賊微一疏忽，連手中兵器也被打飛，幸有同黨接住，拾回兵器合力夾攻，才得無事。想用車輪戰法將他活活累死，殺以出氣，就便逗他著急取笑，索性不下毒手。他這裡惡鬥方酣，那些土人因與野兒約定次日來取糧食，知其心急，往往早到，心想，白拿人家東西不應叫人久等。照例都是連夜趕來，到時都在天明前後。正走之間，忽聽遠遠喝罵之聲，有他在內。

登高望見，想起荊氏弟兄警告，不敢過去，忙即分人去往二林村送信，荊氏弟兄與賊定約之後，想起野兒山谷相隔當地甚近，聽村人說連日又是送糧之期，難免與賊相遇，不該把約會訂在崗上，恐其多事，與賊結怨；又想就便看望，打聽公超是否來過，如已回轉，多上公超一個好幫手必勝無疑。

因此未明起身，老早趕來，打算先和野兒見面再來赴約。正在山中飛馳，被土人望見，迎前喊住。一說前事，急怒交加，當時改路趕來，快要到達。野兒危急之中忽然拼命，先是一個風捲殘雲，單手握棍，轉風車一般，連人帶棍朝三賊攔腰橫掃過去。

三賊知這一棍力猛無比，被他打中萬無生路，紛紛縱身閃避，做夢也未想到敵人會脫手將棍飛出，內中一賊剛剛縱向一旁，還未立穩，兩團寒光帶著一條黑影已如風馳電掣飛將過來，再避已自無及，吃那一棍打向頭頸，「噯呀」一聲，倒地身死。

另兩賊見同黨倒地，野兒縱身逃走，又驚又怒，忙同怒吼追去。忽聽側面有人喝罵，隨有兩條人影由樹林中飛縱出來，認出荊氏弟兄，只得分頭迎上前去。雙方都是又恨又急，一言不發便動起手來。二賊本領雖高，無奈弄巧成拙，先和野兒苦鬥了半日一夜，中間雖經休息，到底吃力，又死了一個得力同黨，未免情虛，哪經得起荊氏弟兄這樣生力軍，鬥不多時便覺相形見绌。

跟著眾土人知道荊氏弟兄趕到，紛紛尋來，見野兒昏倒地上越發有氣。又看出三賊死了一個，二賊不是對手，全都眼紅膽壯，紛紛搶上前去，將鐵棍拾回，一面扶起野兒施救，一面同聲喊殺助威。雖被荊氏弟兄喝住，不許上前，二賊見來多人，不知深淺，只當荊氏弟兄手下的人，越發心慌，正想逃走。

先和野兒動手的因昨夜刀被野兒打飛，虎口酸麻，帶得有傷，無形中減卻許多功力，首被二俠荊璣一劍刺死，另一個情知不妙，剛剛縱出圈外想要逃走，被大俠荊璞飛身一劍刺中左肩，那賊受傷不重，忍痛縱逃，旁邊恰巧立著幾個獵人，早就躍躍欲試，兩枝火槍同時發動。

那賊不曾防到旁邊山坡上伏有敵人，當時打死。荊氏弟兄一個招呼眾土人掩埋賊屍，一個便朝野兒趕去。看出人已脫力，不是體質堅強，稍差一點早已送命，便令眾土人暫時回去，弟兄二人抱了野兒想要回家醫治。野兒說什麼也不肯，非要回谷不可。

荊氏弟兄問出他不肯違背師命，又恐師父來了不能見面，意甚堅決，只得送回谷內。一面取了傷藥，分出一人在旁照料，不許絲毫用力行動。在盡心調治之下，過了兩月方許起床，荊璞本想守到百日之後復原再走，忽聽家中急報，說前來三賊還有一個同黨，因與女賊蕭五姑相識，本領較差，沒有回來。

等到去往女賊家中看望回來，到了約定所在，聽說三賊未回。人山打聽，竟由土人口中騙得真情，連夜趕往女賊家中，請派賊黨相助，不久恐來報復等語。荊璞深知老賊婆的厲害，只得趕回防禦，行時再三勸告不可用力，至少也要經過四個整月才可隨意行動，說罷匆匆走去。

野兒天性喜動，在床上臥了一個多月早就不耐，心又盼望師父，荊璞剛走，第二日便出山探望。山勢奇險，上下飛馳縱跳已不免於用力，本就內傷復發，又連遇兩場大雨，感冒甚重，前後不到十天便病倒洞中，四肢綿軟，週身寒熱。空山之中無人照應，所居危崖離地又高，公超走前本為他備有一架竹梯，野兒自恃身輕，從未用過，也不知道愛惜。

等到生病，連上下崖洞俱都無力，想起竹梯，業已損壞，前兩天還勉強掙扎下崖取水，後來病倒洞中，寸步難行。荊璞又是一去不來，心又著急，盼望師父，未了兩天飲食皆斷，眼看奄奄一息，命在旦夕之間。

公超忽然趕到，一見病勢如此沉重，不禁大驚，忙代醫治，日夜照護調養，好容易才死裡逃生，轉危為安。又經過兩個多月方始痊癒。

自身有事，必須他去，便對野兒說，「你病雖愈，還是用不得力。本想將你帶走，因你沒有復原，既恐長途勞頓，我又行蹤無定，沒處安頓。送往關中和你師弟一起原好，偏又因你病中耽擱，無暇回去，你這身體又非照我所說內功靜養不可。我已決計收你為徒，暫時仍須在此靜養。」

「等我把事辦完，不過明年今日必來接你同行。上次我走之後，你能聽話，不曾違命，甚是可喜。這一年的靜功於你關係頗大，你和賊黨對敵不能怪你，只是冒失一點，不知量力，以後不可輕易和人動手。機緣如巧，明春也許提前趕到。洞中糧食足可夠用。在我未回以前連大樹崗也不必再去。好在只有一年光陰，轉眼就到。病後不宜多勞，田十隻種一小半，我和土人去說，暫時不送他糧，等到明年我來，再將這些不能帶走的糧食用具全數分送他們也是一樣。」

說完起身，野兒雖極依戀，又聽師父收了一個好師弟，恨不能當時跟去。無奈病未痊癒，師命不敢違背，心想師父業已收我為徒，並還傳了好些內功，三年懼已等過，何在這一年光陰，不如照著師父所說，把功用好，討師父歡心，明年便可隨同出山，不再離開，豈不是好？主意打定，便用起功來。

荊氏弟兄因公超走前曾與相見，托他常來看望，並許野兒明春自己如還未回，不妨去尋二位荊師叔，求其先為指教。山中日用之物俱都齊全，野兒又最信服師父，開頭一步也未離開。因有公超靈藥醫治，又傳了內家口訣，不久人便復原，更比以前身輕力大。野兒守著師命，一步也未離開，加上谷外大雪封山，甚是寒冷，不比谷中氣候溫暖，更沒想到出去二字。

這日獨個兒在洞中做完功課，去往側面松林中去彩獲苓，以備明年師父回來，連那幾種稀有的藥材一齊帶走。剛到坡上，忽然回顧谷口那面有一隻大梅花鹿，口裡銜著一枝形如松枝，顏色碧綠，上開紅花的藥草，認出此是昔年怪鳥未死以前曾彩過兩次，具有好些解毒治病靈效的靈藥麻姑參。

先不知道，後被師父由蟒洞中救轉，離開故居時火葬怪鳥，在草堆裡發現了十幾片殘花敗葉。師父見了甚是珍奇，分別拾起藏入身邊，並還到處搜尋，說起藥名妙用。兩次走時均曾囑咐，隨時留意，如經發現，無論花葉草根都有用處，務要好好保存，最是難得。

此藥可遇而不可求，只有深山窮谷之中偶然發現，遇上不可錯過等語。記得怪鳥兩次彩那藥草都是隆冬大雪封山之際，谷中向無野獸蹤跡，谷口彎斜，怎會被鹿躡進，忙即追去。如照以前凶野之性，那鹿不被迫上抓死，也為他尖刀棍所殺。因奉師命，近來靜坐日久，性情變化不少，想起師父所說，這類從不害人的野獸無故不許傷害。

本心只想奪那藥草，未用刀棍石塊去打，不料那鹿逃得飛快，起步相隔又遠，野兒先未追上。後見那鹿逃時驚慌，口中未嚼完的藥草業已落在地上，忙即拾起。

本意不想再追，隔不一會兒，又見一鹿由斜刺裡躡出，口裡也有幾片藥草，與前鹿一同逃去，未等追上業已吃光。拿起殘枝一看，這枝藥草竟是木本。前隨怪鳥只吃過兩片花葉，因嫌味苦，只嘗一次，不曾留意。這時見那殘枝粗如人指，彎彎曲曲形如野參，外麵包著一層紫皮，內裡和山藥差不多，又白又嫩，用口一嘗比葉更苦，一會回甘，清香撲鼻。

想起怪鳥為他嫌苦不吃，還曾怒嘯發威，看得頗重。照這枝葉形式應有半人多高，前見藥草連根不過兩尺，枝更細弱，料知師父看見定必驚喜。同時想起第二逃鹿躡出之處是一又深又黑的山洞，洞外生滿野草，內裡地勢低濕，苔蘚甚厚，並有暗泉伏流。生

來喜潔，嫌牠陰暗水濕，從未走進。逃鹿身旁帶有大片綠痕，明由洞中躡出，心疑那名叫綠萼衣，又叫麻姑參的靈藥生在洞內，忙即趕回，綁了兩支火把走將進去。越走越遠，看出內裡地勢平坦，旁邊還有一條溪流，不似洞口那樣污穢。一時好奇，想要走完。

接連幾個轉折上下，不覺走了三四里路，居然尋到出口。原來外面也是一座山洞，洞外三面危峰峭壁環繞，只西北方橫著一條大壑，以前從未到過。北風凜冽，四面山巒林木均被冰雪佈滿，銀光耀眼，奇寒徹骨。正要回去，忽然發現雪中留有鹿的腳印。素來膽大，忘了谷外寒冷，身上衣有單薄，便照鹿的腳印，冒著寒風往前尋去，一心想將藥草連根掘回，獻與師父。

一路察看飛馳，不覺又走出好幾里路。忽然發現前面一片山坡上面稀落落生著數十百株鬆杉古木，枝頭冰花燦爛，綺麗奪目，側面還有兩條瀑布交流，前面碎冰被水沖積，已成了一座玲瓏嵌空、高約丈許的小冰山，發源之處仍是活水，並未結冰，耳聽泉流與碎冰相融，鏗鏘鏘十分悅耳，寒泉清徹，水中還有碧苔飄浮，與白石相映，又是悅耳，又是美觀，方覺這地方真好，可惜太冷。

猛瞥見樹林深處有一小樹，高只及人，蒼針繁茂，上開紅花，比山茶還要鮮豔。樹上沒有一點雪影。方圓丈許以內都是土地，彷彿有人把那二尺多深的冰雪全數去淨，當中種著這樣一枝紅花綠葉的小樹，整齊已極。先並不知這生長深山，歷時百年的大麻姑參，極難得的珍藥，性最避寒，所生之處冰雪全消，並非人力所為。心中狂喜，正想連根掘取回去，不料那根又深又長，同時看出根莖肥壯，味更甘香，知道師父見了定必喜愛。

一時發掘不完，一不小心將根掘斷，但是上面還附有大蓬莖須，只得先拿回去。因嫌洞中黑暗繞遠，看出隔著一片峰崖過去不遠便是所居谷口，仗著手有利器，力氣又大，堅冰一紮就穿，一手用棍開路，一手把樹根連枝托起，越崖而過。回到谷內，人已凍僵，匆匆把樹種在森林之中。因覺根莖尚多，師父說過根的功用更大，曬於一樣有用，恐被鹿吃掉，同時又見樹林深處還有一株小的，不捨丟掉，生了一堆火稍微暖和，披上那件羽衣又尋了去。

還未到達，便見雪花飄浮，越下越大。天性剛強，想到就做，只管風雪交加，照樣前進，非要全數取回不止。不料那樹生長百年，越往下莖根越肥大，不捨棄去。到前，又見五六隻大鹿由林中驚竄出來，多半口中大嚼，方才露出土外的好些根莖已被吃掉，越恐延誤，只顧拼命發掘，別的全未理會。

掘了好些時，耳聽四外樹枝紛紛折斷下墜，連同冰裂之聲，地下積雪彷彿加高了好些，四面一看，不禁大驚。原來當日風雪竟比那年封山還大得多。就這不到兩個時辰光景，雪又加高了三四尺，樹枝本已凍成了冰，禁不住大雪重壓，紛紛折斷。因在麻姑參根穴之中發掘，那雪落將上去不能久留，雖因雪大，積有不少，但隨積隨消，逐漸溶化，一心掘那樹根，不曾留意，等到看出；人已行動艱難。

始而仗著身輕力大還不害怕，走出不遠，到了坡下，漸覺新雪鬆浮，腳稍一重便陷進一兩尺，頭一腳剛剛拔起，第二腳又陷了進去。所採樹根又極累贅，事前疏忽，未帶東西，做一大束背在身上越發礙事。加上北風如剪，雪花迷目，冷氣攻心，連氣都透不轉。先在穴中發掘太急，出了點汗，吃寒風一逼，透體冰涼，越走越冷，越急越不好走，終於心慌意亂，只顧避那迎面來的西北風，竟將路走迷。

再在風雪中掙扎前行，有力難施，勉強走了個把時辰，想起那兩條歸路均未走對，心更發慌。那雪早下得伸手不能見掌，天又黑了下來，雪光反映，茫茫昏白，除腳底積雪外什麼也看不見。一時情急，連聲怒吼，臥億歸路似與風向一正一反，專走一面總要尋到。不知雪中轉折，早已錯過，等到覺出，無論走得多慢也該早到，重又回尋，方向越發走錯。

如非近來練了內功，早已凍倒雪中，為雪所埋，送了性命。正冷得週身抖戰，手足皆僵，忽然一腳踏空。順坡滾落在雪坑裡面，心裡一迷糊就此昏死過去。

醒來覺著週身溫暖，睜眼一看，滿屋皆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房中陳設華麗已極，臥處尤為溫暖舒適，從未經見。對面坐定一個老婦，身旁還有一個中年婦女，正在準備湯藥，爐火熊熊，溫香撲鼻，身上衣服全被換去，好似還洗了一個澡，外面蓋著一床棉被。心中驚奇，先疑是夢，想要坐起，四肢無力，被人按住。

一說經過，才知老婦便是當地主人蕭五姑，昨日看見天晴雪住，命男女兩賊徒再恭、仇香雲去往左近山中獵取山雞、肥鹿回來烤吃。二賊本是夫婦，帶了幾個小賊黨同出打獵。因知老賊婆一向任性，窮奢極欲，想盡方法享受，令出必行，向不喜人違背。見到處冰封雪固，寒林蕭疏，鳥魯絕跡，打了半天連山雞也未見到一隻，無法交差，只得把人分開，四面搜索。

夫妻二人自走一路，後來越走越遠，正在發急，忽然發現鹿跡，遙望林中有鹿隱現，自然不捨，加急追去。心想，身後帶有滑雪的器具，回去容易，只顧窮追，哪知鹿已逃遠，不曾追上，天卻下起雪來。因見風雪大大，天又太冷，奔馳了半日，饑疲交加，惟恐雪中迷路。

恰巧旁有崖凹，可避風雪，並還發現裡面伏有幾隻山雞，擠在一堆，尾上附有冰雪，不能飛高，毫未費事全數打到。附近又有幾株枯樹，身邊帶有乾糧美酒，正在生火，烤吃雞肉，忽聽雪中厲嘯之聲，時遠時近。心想，這等大雪，怎會有人在雪中奔馳。野兒嘯聲又極淒厲，先還當是怪物，暗中戒備。

等了一陣，嘯聲忽止，雪住之後便尋了去，見有一個未成年的幼童倒臥雪中。先見身穿羽衣，還當是個怪物，後見所用兵器，想起方才嘯聲約有個把時辰才止，身上穿得這樣單薄，兵器沉重鋒利，從未見過，料有來歷。只顧把人救回，那許多麻姑參業在途中失落多半，後又跌碎埋入雪中，二賊也未留意，便將人救了回去。

老賊婆原是內行，知其中了寒毒，醒來還有一場重病。先用冷水浸了些時，再換溫水洗浴，穿上於衣，搭向房內。本來不懷好意，疑心野兒必有來歷，多半仇敵門下，本定救醒拷問。野兒人雖粗野，卻極靈慧，對於師父所說奉如神明。因聽公超前說平日專喜除暴安良，結有不少強仇大敵，以後如遇生人，除非將來師徒一起，未拜師前萬一對方探詢，只說身是孤兒，從小隱居山中，別無所知，早就記在心裡。

又見室中五光十色，樣樣華麗無比，與師父平日所說土豪惡霸、有錢人家相似，連荊氏弟兄的姓名住處也未洩漏一字。本來還想當時謝別回去，後覺週身寒熱，四肢無力，知已病倒。老賊婆見他粗野天真，隨口而答，所用兵器又是出土之物，獨居鳥巢之言不似虛假。那一隻大鳥年輕時又曾見過兩次，外披衣服又是鳥羽結成，自更相信。同時試出野兒生具異稟，力大如虎，越發驚奇，欲以恩情收服，令其拜在二賊門下做一得力徒孫。

野兒自然不願，始而覺著命是人家所救，又在病中，心想，你只不是我師父對頭，嘴上叫你師父師祖也不相干。便說昔年為蟒所困，蒙一恩師解救，將蟒殺死，收我為徒，住了些日一去不歸，曾說明年必回。他如不來，我便做你們的徒弟，話說在先，以後一見恩師，無論如何也必跟他回去。

老賊婆何等奸狡，再三盤問，野兒的話始終如一。雖是半信半疑，野兒病好之後一試武功，果然亂打，沒有傳授。野兒又守師父之誠，從不肯說練過內功。老賊婆師徒見他沒有師傅，如此威猛，越發喜愛，決計便是敵人門下也要將其收服，表面樣樣答應。

到了明春，野兒尋回故居，看出師父未來，趕往二林村一看，荊氏弟兄業已全家遷走，不知身後跟得有人，也忘了去往前山告知土人，在谷中照師父以前所教的字，用刀尖刻在山石之上放向洞中，請公超一到速往尋他，便趕回來。走時匆忙，不知去年荊氏弟兄遷居以前曾經來過，到處尋找野兒不見。

只發現松林中的珍藥麻姑參，心中驚疑。知其不會他去，隔日又往察看，還是無蹤，見麻姑參已被野獸吃去好些。知道公超到處搜尋這類珍藥已有多時，別時還曾談起，說在鳥巢見過，也許附近還有，請其留意。恐被吃光，只得連根掘走，一面派人四處搜查。這時正是天暖雪消，山洪暴發，尋到第三天，再隔兩日便要上路，心正愁慮。

忽然發現野兒平日所著舊鞋和好些腐爛的花莖樹根，又有兩根折斷的鳥羽，一根野兒平日用來束腰和捆紮山糧的藤索。這類細

藤十分堅韌，只谷中才有，以前還來彩過。當地不遠便是那條絕壑，料知野兒雪中失足凍倒，春雪一化，被山洪衝入壑底，否則不會失蹤。細問土人，也無一人見過，料其凶多吉少，只得慨惜而去。

野兒先疑師父來過，將所種花樹拔走，又氣又急，匆匆尋了一塊平石，划上些字，守了數日，回轉賊巢，心中怨望悔恨。賊黨早已查明他的住處，歸告老賊婆，領有機宜，造了一封假信放在洞中，又將所留石塊棄掉，以防乃師尋來。野兒果然上當，過了些日又往探望，見有一信，因知師父形跡隱秘，雖未具名，並未疑心。

為了字跡太草，好些字不認得，回去與賊一看，信上大意是說：本人看破世情，業已入山修道。上月來此分別，因未見人，留此一信，令野兒照所說方向另尋師父，必有遇合。對於新師更要恭敬，不可再犯野性，方可成就等言。公超以前原有出家修道之意，口氣好些相同，不由不信。這時老賊徒正在暗中窺探他的神情，野兒一點也不知道，竟痛哭起來。

於是一個固是信假為真，又因信上所指方向正是賊巢一面，對老賊徒從此恭順，一面也因信未具名，與野兒所說相符，加了信心，雙方越處越好。始而野兒不知怎的，老覺這些人性情不投，只管衣食起居十分舒適華美，終覺沒有以前爽快，人更不如恩師遠甚，還覺不慣。後因老賊婆徒善於籠絡，恩威並用，一面細心教導，對他好似憐愛體貼，無微不至，卻對別的賊徒立威行法。

野兒天性好武，覺著老賊婆徒武功甚高，想起以前獨鬥三賊吃虧之事，用功甚勤。雖然老賊婆防他萬一反叛，無人能制，不肯全數傳授，仗著天生異稟，靈慧多力，一學就會，日子一久，竟將老賊婆的本領學去十之八九，又練了一柄鐵流星，在賊徒中本領第一，老賊婆自是愛極。又試出他人甚忠實，決不至於背叛，非但放心大膽，並想用他相助報仇，看得極重。

日子一久，野兒也就相安，對老賊婆徒雖極忠心，對於以前的恩師公超仍是念念不忘。因老賊婆徒惟恐他那前師與之相遇，想盡方法不令去往後山走動。野兒偷偷去過兩次，均未發現師父來過的痕跡，田裡已長滿了野草，只得罷了。

公超先後尋他兩次，均未見人，因聽土人說他雪中失蹤，還不甚信。第二次尋到荆氏雙俠，方始相信。因見谷中田地荒蕪，剩下一點餘糧業已霉爛，又正有事，也未回轉，一晃好幾年，常和伊萌談起，歎息傷感，以為人已失足送命，否則野兒的為人忠誠，決不捨得自己，必向前山土人打聽。自己留得有話，如在人間，早已尋來。雖然傷感，因荆氏弟兄已走，一直不曾再去。

老賊婆老想野兒日久斷念，防備甚嚴，從不令其獨自出山。野兒口裡不說，心卻想念。這日女賊師徒要往黃龍山尋人報仇，因公超從未談起，也不知婁氏弟兄等人，到得又晚，和公超不曾遇上，只知奉命行事，哪知一到香粟村外橫嶺後面，便遇伊萌動起手來。先見對方一個幼童，並未放在心上，打了些時才知是個勁敵。

本來伊萌比他年紀較小，力氣也沒他大，全仗身法靈巧，得有師門真傳，人又機智，這才打個平手。後來伊萌看出敵人身輕力大，縱躍如飛，第一次遇到這樣怪人，當時也未想到此是師父平日所說太行山中收服的奇童石野兒。雙方又未問什姓名來歷，上來便是惡鬥，都是急怒交加，恨不能一下便制敵人死命。伊萌雖極膽大，心思靈巧，幾個照面過去便知敵人厲害，憑自己的本領，非但難佔上風，稍一疏忽反為所敗，立時變計，不再勉強，邊打邊退。一面發話引逗，激令窮追，一面長嘯求援。

公超、公明也同趕到，一見便認出是他。因有多年未見，人又投向賊黨一面，雖料他為人不至違背師訓，從賊為惡，內中必有原因。心終疑慮，恐其從賊日久，人更凶野，想起他以前為人忠義，仍不捨傷他。便和公亮說好，將其制服，擒到之後查問明了真相再定去留。二人全都愛才，剛一打倒，說不幾句，見他認出自己，悲喜情急之狀，越知受人愚弄，人性仍和前一樣。

回到村中，公明拿話一問，野兒才知上了女賊師徒的當。雖然悔恨萬分，因受賊師救命之恩，仍不願與之為敵。公超等到後問知前情，再細心考察，還是那麼天真，只比以前猛惡了些。因老賊婆不令出山，從未親手做過惡事，恩起前情，越發喜愛，野兒當時便要正式拜師，不肯再走。

公超見他意誠，公明又在一旁力勸，說：「野兒心直性猛，必須好好教導，改變他的氣質，非隨七兄一起不能學好。像他這樣凶野的人，又在賊巢之中多年，難免染有惡習，你不收他為徒，定必在外逞強行兇，做出許多惡事。他那從賊情有可原，便無以情分也不應該殺他。我看今日就應拜師，使他心定，連你所說考察些時俱都不必。」

公超本愛野兒，聽公明一說立時答應。眾人見他收此異人為徒，以前雙方又有極深情義，俱都欣喜，同聲慶賀。野兒見眾人對他看重，人都真誠相待，不像賊巢中老賊婆徒待他雖好，極少責罰，但是法令極嚴，令出必行，又喜立威打人，犯過必死。尊卑之分又嚴，自己還好，別的同門見了師長，非但不敢隨意說笑，滿口應是，連個大氣也不敢出，師徒之間一點也不親熱，對於自己全都妒忌。

除卻房舍衣食極端華美，並無意思。終日除練功外，便由老賊婆為首領頭作樂，再不便是男女荒淫。自己固然看不慣，那些女賊嫌他身相醜惡矮短，也無人與之親近，平日不甚合群。因是從小孤單，還不覺得。及見村人同坐，長幼不分，對月飲酒，親如一家之狀，由不得生出許多好感，覺著這裡有趣得多，何況朝夕盼望的恩師無心巧遇，又收他做了徒弟，越發喜出望外，興高采烈。伊萌見無端得了這麼一個師兄，非但沒有妒忌，反更高興，二人恰坐在一起，越說越對心思，親熱非常。

尹、婁諸俠等人到齊，便即當眾商計大破巴家莊之事。先防女賊師徒仗著毒針突來侵害，後聽女賊婆病倒，還有幾個會使毒針的賊徒也在途中生病，少去好些顧慮。依了虎女、公亮和秦氏弟兄，均想乘此時機暗中趕往巴家莊，將女賊師徒這個大害先除了去，免她病好之後要多好些手腳。

公超、公明卻大不以為然，同說：「我們此舉志在掃平賊黨，將這些為惡多年的兇人一網打盡。為了時機緊迫，許多土人雖已得信，如不聯成一個整的，他們到時難免各自為政，人心不齊，必多傷亡。賊黨又多，不發動這兩山土人必難如願，須要通盤籌計，準備停當方可下手。一個疏忽，不是手忙腳亂，使要留下後患，單殺掉女賊師徒濟得什事。」

「賊黨原以女賊和那幾個凶僧惡道為主要幫手，忽被我們刺殺幾個，定必膽怯。又去尋人相助，膽小怕死的也許還要偷偷溜走，豈不又留異日之患？並且好些惡賊尚還未到，萬一因此發難，提前動手，傷亡既多，還不免於漏網。此舉非但有害，還被敵人看輕，說我們畏懼女賊，乘她有病下手暗算，太已不值。」

「女賊既是指名要尋我們，便應和她當面決一勝負；這等做法也是小氣。既是大家性急，索性派人照著預計，先向西山邊界那些土人送信，令其傳知全體土人暗中準備，過上十天半月，時機到來，他們接到我們信號便同下手。今夜所殺的人也無須再與敵人送去。」

「賊黨見他是來的人無一生回，定必驚疑，也許日內不會有事，時機一至，立刻進攻。好在西山地勢業已查探明白，到時四面合圍，決不怕他逃上天去。大家都忙累了好幾天，我們不必再作長夜之飲，早點安息，明朝便可準備起來了。」

議定之後，因料仇敵防禦必嚴，除向西山土人暗傳密令而外，無論男女諸俠，在公明指示之下，誰也不許再往巴家莊走動。一面派了虎女、公亮、林蓉、公遐男女四俠帶了兩虎，埋伏在西山交界森林東面。

借著安樂洞前大片森林危崖掩蔽藏伏，以防萬一賊黨又來偷襲，將其殺死，務使一到東山境內人便失蹤，以為疑兵之計。另外再由公超、公明各帶十幾個得力的壯士，分成兩起，輪流在後接應。剛剛議定，又聽竹吹信號，先似發現來了敵人；正要分人趕往察看，竹吹之聲忽變，眾人聽出遠客到來。

秦氏兄弟當先迎出，公亮因二虎出去了多半日夜未吃東西，正和虎女拿了許多瓜菜在喂，一聽來客，心疑長安來的老俠雲氏師徒，便要騎虎出行，虎女也要跟去。

二人同騎一虎剛走，公明笑說：「來客相隔尚遠，天已夜深，長路跋涉難免饑疲，方才忘令二弟他們騎虎趕去還快一點。」

回顧另一虎也空身追去，伊萌聞言連忙趕上，縱上虎背跟蹤飛馳。

野兒笑問：「師父，這裡老虎真大，並還能騎，幾時我也擒牠一隻試試。」

公超笑說：「此是大雪山中異種猛虎，從小便經高人馴養，你當容易，什老虎都這樣靈慧聽話的麼？」

野兒還未及答，公超忽又驚道：「有人來了。此是何人？這樣大膽？」

公明方答：「這裡防禦嚴密，如有來人多少有點警覺，方才聽到接客信號，來者決非外人。」

說時，二人一同翹首回顧，席上諸人方覺無什動靜，如何說有人來，隨聽二俠哈哈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麼？真個意想不到之事！怎不下來，上面無人歡迎遠客，還不下來先吃幾杯再說！」

話未說完，樓上平台已有兩人笑道：「想不到你兩個耳目這靈，我們原是走錯了路，中途遇見凶僧的惡徒口出惡意，想要來此行刺，被荆氏弟兄殺了一個，擒了一個。剛到前面嶺腳，便見他們先用號燈晃動，我們初來，不知底細，老三掩住一聽，說方才來了女賊，奉有嚴令，不曾動手，這裡三個男賊，等其走近不妨試他一試，跟著便吹信號。」

「因氣他們輕視男賊，我們三個又未被他看出，特地繞路，由你們東南方崖後絕壑偷偷越過，崖上雖有防守的人，因我三人掩藏得巧，先未看出，後來警覺，人已到了崖上。老三想起此舉不對，忙即搶上說明來意，不令他們再發信號便走了來。因聽說人在樓後飲酒，先當你們都在樓上，便走了上來，不料仍被你們看見。」

邊說邊往下縱落，共是老少三人，兩男一女。老的一個身材高大，名叫蒲蘆。一個中年女子，乃他久共患難的妻子女俠衛青娥。那叫三弟的是三四十歲的矮子，生得又黑又瘦，猴頭猴腦，二目神光炯炯，名叫侯元，由平台上一縱便落席前，相隔十來丈高遠，宛如飛星電射，落地無聲。

黑影一晃便立在公明面前，當先手指二人哈哈笑道：「你這兩個還在裝模作樣。遠客到此，不早出迎。我們如是你的對頭不糟了麼？」

眾人一邊讓座，互相請教，只公明一人微笑答道：「侯三弟，你大小看我們兩位老大哥了。我們在此飲酒說笑，外面防守的人遠近有好幾起，就是樓上有人走動，也必當他是自己人，怎會留意？何況你和蒲老大哥夫婦的輕功劍術均到上乘地步，多好耳朵也聽不出半點聲息，又是悄悄掩來，不比應敵急走，縱躍之間還可聽出風聲，不是有人指點，如何曉得。」

「此言你必不信，好在你們人在台上，這裡形勢當早看出，你看許多的人均在飲酒，無一離開，報信的人就在對面，他那裝束可和崖上防守的人一樣，身邊並還帶有兵器，可要喊來一問麼？」

說時把手一點，對面樹後不知何時多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，裝束與防守的壯士一樣，肩插鋼刀，腰掛鏢囊，恭恭敬敬走將過來。

當眾一說，才知少年名叫楊武，本是山外貧苦孤兒，被公亮救來山中，愛其聰明用功，收了徒弟，在全村少年中本領最高。當夜隨眾防守，發現來了老少三人越崖而過，先當敵人，正告同伴留意，看出來人劍術甚高，本領驚人，既恐不敵，又因山外來客，忙先趕來報信，比來人還要先到一步。

侯元方說：「我早看出這娃兒隱身樹後，和你做眉眼，說句笑話，你也認真。不過此人腳底真快，人也靈巧，我真喜歡。你們這裡決無壞人，既然學會一身武功，必是你弟兄的門下，叫他做我的徒弟，跟我出山歷練可好？」

楊武聞言方一遲疑，公超已接口笑道：「侯三叔向來看不起人，至今沒有徒弟。他平日自負行跡飄忽，動作如神，不料被你打破，自覺丟人，想收你做徒弟遮面子。在他另有私心，你卻得了大便宜。他們幾位都和我們交情極深，做誰徒弟都是一樣，還不快些拜師？」

楊武聞言忙即拜倒。來客業已坐定，蒲蘆一面攔住侯元不令開口，笑道：「你們三人還是當年童心未退，老弟兄多年不見，不說正經的話，只管取笑作什？」

公明笑說：「什麼叫取笑。他自己要說收徒，莫非還不算麼？」

侯元笑道：「老妻無須多口，我既說了，決無反悔。」

隨將楊武拉起，匆匆問了幾句，令向各位尊長行一總禮，少時公亮回來問明他的心意再定。

隨由蒲蘆談起來意：原來蒲氏夫妻均是江南成名多年的老俠，和尹、婁諸俠至友舊交，便是侯元也和尹、婁二人差不多年紀。這次侯元因姪兒小鐵猴侯紹在外樹敵，幸蒙獨叟吳尚相助（吳尚即蘇半瓢，事詳《雲海爭奇記》），才得無事，心生感念。知其十年前在雲貴深山中受到瘴毒，雖經治癒，始終不曾復原，每到春天便要發作，全仗內家功力每日苦練方能忍耐。

一面服藥，每犯一次舊疾要受十來天苦痛，不能隨意走動。江湖上仇敵又多，惟恐靜養期中受人暗算，本人又無子女，當年春天前往看望，欲為照料，聚了兩三個月辭別回轉。偶往嵩山訪友，無意之中發現一株大構杞，乃三百年以上之物，想起這類成形靈藥正好醫治吳尚的病，忙向採藥人買到手中，並還給了重價。正要送去，不料那枸杞的很大，形如一狗，侯紹自恃本領，膽大身輕，一向獨往獨來，沒有同伴，中途被人在客店裡偷去，無法送人，並還丟臉。

問出有兩個客人像黑道上朋友，剛走不久，便追了下來。跟著便將二賊追上，因是人單勢孤，對方還有不少同黨，雖然打傷兩個，東西並未得回，被內中一人腿快的搶先拿了逃走。後訪出偷枸杞的乃是大盜花五手下。二賊因花五年老荒淫，目力日差，知道百年以上枸杞有明目益氣之功，服了還能長壽，曾命手下徒弟隨時留意。二賊無心相遇，明知對方不是好惹，貪功心盛，偷了就逃。

侯紹因那店家也是江湖出身，雙方相識多年，常時來往，店伙全都極熟，以為自己無什行李，名望又大，尋常小賊不敢到店中窺探，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，就不認得也能看出幾分，不會無故相犯；那拘妃像個樹根，常人又不認得，何況還有店家照應。想起附近苦人甚多，欲往周濟，出去半日回來便被賊偷。生平第一次遇到這類事，不由急怒交加。但知老賊花五人多勢盛，人更兇險無恥，此去一個不巧還要丟人。

正打主意，事有湊巧，乃叔侯元新由川西回來，想起蒲氏夫婦和尹、婁諸俠多年未見，欲往尋訪。剛出潼關，便聽人說蒲氏夫婦因有多年未來湖北諸省，又和荆氏弟兄是連襟至戚，愛妻衛青娥早想看望荆家兩個妹子。新近得信業已移居嵩山附近山林之中，打算先尋荆氏弟兄，聚上些日，再尋昔年那些老友敘闊。

還未走到嵩山，便在途中相遇，談起婁氏弟兄隱居黃龍東山香粟村業已多年，上月遇見公超師徒，曾說不久便要往訪。自己正要尋去，都是多年未見的好友，又聽兩個姨妹均往戚家小住未歸，於是連荆家也未去，便同起身往黃龍山走去。三方先後不期而遇，談起前事，花賊惡名久著，蒲、侯諸俠本想除他，未得其便，再聽侯紹一說，便往賊巢，借著討還枸杞，想為世人除害。路上訪問，得知花、劉二賊因受官軍追逼，業已逃往黃龍山中。

同時問出賊黨這面還有幾個極厲害的異派人物，本是輾轉勾結去往劉賊家中赴會看燈，中途得信，改道入山，人在後面尚還未到，並有洗殺香粟村以作根基之言，知道賊黨人多，後面兩個異派兇人更是厲害，婁、秦諸俠不會人多，公超師徒是否已到也還難定，越想越不放心，便趕了下來。